

安全理事会



S/PV.2337

1982年3月26日

第二千三百三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3月26日星期五下午3时于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理事国：中国

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扎伊尔

梁于藩先生

德拉巴雷·德南特伊先生

辛克莱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韦兹纳先生

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怀特先生

恩瓜伊拉·姆贝拉·卡兰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4时1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年3月 19日致秘书长的信(S/14913)

主席：根据第2335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尼加拉瓜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请安哥拉代表、阿根廷代表、古巴代表、洪都拉斯代表和墨西哥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罗卡先生(阿根廷)，罗亚·库里先生(古巴)，卡里亚斯先生(洪都拉斯)和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理事国，我收到了越南代表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要求邀请她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征得安理会同意后打算邀请那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这是符合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的。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的邀请，阮玉蓉夫人(越南)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她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安理会各理事国面前都有文件S/14927，其中有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1982年3月25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的全文。

古巴代表第一个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亚·库里先生(古巴)：主席夫人，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今天使我有机会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身分发言。

我们生活在动荡不定的时代。各种不可抗拒的风在劲吹。安理会开会几乎是同时审议两个问题：一个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被它非法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长期侵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问题，一个是进行干涉——直接、间接或者隐蔽的干涉——的严重威胁笼罩着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问题。

昨天上午，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心平气和地、负责地和有充分根据地揭露了正在策划中的矛头针对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祖国的阴谋。近几个月施加的经济压力和进行的外交骚扰就反映了这种阴谋，他向安理会讲述的更近的武装挑衅和侵略所反映的也是这种阴谋，而且，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他还重申了桑地诺革命对和平作出的众所周知的承诺，并重申它愿意为实现通过谈判政治解决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严重危机作出贡献。

有人企图要我们相信，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受古巴政府和尼加拉瓜遥控的所谓颠覆浪潮，矛头所指是该地峡的那些坚持不懈地为把它们从远古以来就成为该地区特征的贫困、愚昧、压迫和不发达状态中解放出来而奋斗的“和平”和“民主”的政权，这是不高明的把戏，因而也就无法得逞。他们无视，事实上是乐于无视那个大国在使这种可憎状况长期存在和不断恶化方面所起的不祥作用。用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的话说，那个大国“看来是上天注定要它以自由的名义给美洲带来苦难的”。

事实上，现在中美洲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首先在于：36%的人是文盲；有将近200万儿童不满周岁就死亡；有700万人找不到工作；有1,200万人缺少足够的住房；据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最近的调查，中美洲有800万人(占中美洲人口的40%)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外债几乎达到150亿美元，给他们虚弱的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以及跨国公司从对这些国家每一美元投资中捞取100%以上的利润。

对那些喜欢引用研究机构的分析来证明他们的讲话的人们来说，考虑一下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威廉·利奥格兰德如下讲话将是有益的：

“关于这些叛乱”——他当然指的是中美洲的叛乱——“可能真的是土生土长的想法以及没有叛乱者的参加，该地区的危机就得不到解决的主张，被淹没在刺耳的反古喧嚣之中。华盛顿无视中美洲叛乱的这个根源：几十年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政治压迫。”

昨天，一个奇怪的，来历不明的飞行物闯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平静的气氛，这就是把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看作是“偏执狂”的奇怪观念。从1855年直到现在，美国对中美洲的干涉达31次，其中还不包括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听到的长篇指责，这样的指责等于是对尼加拉瓜事务进行的又一次史无前例的干涉，可是这些干涉突然一下子全都变成了精神“投射”，另一方面，又没有认真地考虑某个单纯而不会花言巧语的人——丹尼尔·奥尔特加司令在这个讲坛提出的论点。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计算美洲各国近一个世纪以来遭受种种干涉和侵略行动的历史旧帐的，而是为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的行动来避免对我们各国人民的独立和主权发动新的侵略行动，中美洲已经在经受这样的侵略行动。连美国政府的发言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他们拒绝排除参加针对古巴和尼加拉瓜采取的隐蔽行动或其他行动的可能性，拒绝放弃对我国使用武力。

我们现在所希望的是清楚地、明白无误地知道，美国现政府是否愿意承认拉丁美洲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十分有必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它是否愿意承认我们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和自由掌握他们的命运；总之，它是否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根据的。我清楚地记得，打从古巴革命开始，当时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坚决反对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进行这样的改革，（而且不用追溯更远，只要追溯到上个世纪末，当时，通过巴黎条约和美国随后的军事占领等手段剥夺了我们的独立。）他专断地停止了我们在美国市场的糖的销售份额，并开始实施入侵计划，结果以在猪湾的可耻失败而告终。我还记得，从那以后的6届美国政府一直对古巴实行罪恶的经济封锁，奉行骚扰、侵

略与偏狭的政策，这的确表明了反革命的偏执狂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尽管各届美国政府——而且我可以说美国现政府也不例外——都对古巴采取敌对立场，但是，我国政府一向坚持原则立场，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和实现关系正常化。当然，我们只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这样做，决不能损害古巴人民的民族尊严和自决，换句话说，不能危害任何一项原则。

最近，出现了不少有关美国愿意谈判解决同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分歧的言辞。目前，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种族灭绝政权每天都在使爱国者流血，在举行了谈论很多但看不见人民的选举之后，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们再次侵犯了危地马拉，尼加拉瓜遭到侵略和种种威胁，格林纳达受到骚扰，古巴受到挑衅。鉴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种引人注目的局势，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先生在马那瓜提出了一项倡议，得到了我国政府，萨尔瓦多革命者和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的支持。用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的话说，波蒂略总统的行动又一次证实了“他的杰出的政治家风度，这与杰出的贝尼托·华雷斯所开拓的墨西哥传统路线是一脉相承的，后者说过，尊重别人的权利就是和平”。

墨西哥总统希望：“能保证我们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出现一种和平局势，这种和平局势以各国人民有权完全享有主权、全面的自决以及实现他们可以民主地选择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为基础。”古巴赞同这一崇高的愿望。

但是虽然这就是古巴的态度，美国政府的某些代表却仍在坚持一种自相矛盾和令人不能接受的政策。他们一方面宣称，他们愿意根据墨西哥所提建议同古巴和尼加拉瓜谈判；另一方面，他们拒绝排除以使用武力作为选择之一的可能性，而这是完全用来“惩罚”古巴，破坏尼加拉瓜的稳定和阻挠萨尔瓦多悲剧的真正解决的。这既是非法的，也是对国际法的极不尊重。

美国政府作出的冻结历史进程的疯狂决定完全把我们带回到以前的炮舰外交和所谓的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不肯听取它自己国内的舆论，不肯听取越来越多的众议员、参议员以及美国社会其他领导人的意见，

也不肯听取它在世界上的不少盟友的意见，把萨尔瓦多人民造反归咎于一项古巴-尼加拉瓜罪恶阴谋，一项为谁知道是什么的苏联利益(我可以顺便提一下，苏联在世界这一地区或别的地区并没有跨国公司)效劳的阴谋，甚至说越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似乎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一阴谋，其目的是要在我们美洲的这块面积虽小，但由于爱国者的心而变得伟大的领土上，建立一种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可怕力量。

我们古巴革命者非常钦佩和尊敬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萨尔瓦多爱国者，他们是独立领导人和1932年被大屠杀的农民的合法继承人，他们死于傀儡寡头政治执政者和美国垄断资本的奴仆马克西米连·赫尔南德斯之手。我们声援他们的崇高理想是很自然的，就象我们谴责那些给萨尔瓦多带来贫困、文盲、压迫、暗杀、拷打和流放的人一样自然。

我们不能掩盖这种声援，这种声援出自于一个共同的拉丁美洲祖国受到的严酷的考验；如果掩盖这种声援就会是对我们的先辈博利瓦尔·华雷斯和马蒂的背叛。何塞·马蒂自己就反映了这一点，因为他说过，“过去包含着现在。我们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意抛弃过去和现在”。

然而，说古巴在向萨尔瓦多革命者提供武器纯属造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权利——没有博利瓦尔在给一些民族带来自由的时候所拥有的那种权利。美国政府毕竟擅自使自己有了武装安哥拉的叛徒萨文比反革命匪帮的权利，有了资助在各种不同的革命国家制造不稳定的权利。此外，美国还参与了以色列的胡作非为，而且又是南非种族主义者们的“亲密朋友”和盟友，而这些行为公开违反了国际法和本组织的有关决议。我再说一遍，古巴没有向萨尔瓦多提供武器。

关于这一点，《纽约时报》1982年3月21日发表的美关于古巴和尼加拉瓜在萨尔瓦多叛乱中所起作用的所谓美国报告中所包含的声明纯属捏造；这些声明是有意歪曲现实。

我向本届安理会理事国明确宣布，提到的这些声明只不过是一系列的谎言、捏造和故意的歪曲。

他们故意歪曲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维什涅夫斯基先生的讲话，同样，他们也歪曲卡洛斯·拉菲尔·罗德里格斯副主席同西德《明镜》周刊记者的谈话。关于我们用“莫宁博”号和其他船只向尼加拉瓜运送武器的指责，暴露了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目的：阻止和阻挠古巴和尼加拉瓜之间的正常商业来往，这同它最近威胁要实行海上封锁是一致的，而它的新殖民主义祭坛群像中的一个比较知名的小人物最近就引用了这一威胁。

这个不该称谓报告的报告同为了同一目的而发表的其他材料一样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正如美国报界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报告没有给早已提出的有关古巴和尼加拉瓜同萨尔瓦多革命“有联系”的神话增添任何新东西。它的作者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而是求助于“保护他们的消息来源”这一拙劣的借口，因为他们当然知道，他们无法证实或确认并不存在的东西。

正是美国统治者自己正在每天向萨尔瓦多运送武器——这些武器当然是用来屠杀人民的，而不是用来解放他们的。那些伪善地大喊大叫古巴和尼加拉瓜在搞所谓军备扩充的人们同时却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进行军事演习，构成了对他人的威胁。他们在这方面挥霍的钱财比表示愿意向这一地区的国家提供的(据说用于它们在所谓的加勒比地区倡议范围内的“发展”的)可笑金额多得多。

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1981年9月15日至23日在哈瓦那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68次大会上所说的：

“人们可以用武器杀害萨尔瓦多挨饿的人们和被剥削者，但是人们既消灭不了在那个国家普遍存在的饥饿、文盲现象、健康水平低和非正义，也消灭不了各国人民多少个世纪以来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

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出于——用丹尼尔·奥尔特加司令声明[S/PV.2335, 第12页]中的话说——“严重的和急迫的原因”，以及——我们必须这样说——根据本组织宪章所明确规定的权利，向安理会发表了讲话。

因此，决不可能对宪章第五十二条作出象限制会

员国的主权那样的想入非非的解释。任何地区性组织、任何公约或类似的条约都不能凌驾于联合国宪章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授予安理会的最高权力之上，或是被用来损害这种最高权力。由于所谈及的那个区域组织缺少普遍性，排斥一些国家，在接纳一个同拉美地区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的同时又不让另外一些国家参加，情况就更是这样。

我们认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问题——就尼加拉瓜国家元首所提到的背景和程度而言——在安理会讨论是完全适宜和正当的，安理会这个机构必须运用其权力的全部力量，重申我们这个组织应遵循适用于这一情况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不干涉他国内政，每个国家的人民有权实行自决、独立和决定自己命运的原则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安理会必须敦促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不直接、间接或隐蔽地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使用武力，而且只能用谈判的方式解决它同这些国家的分歧。

古巴将始终如一地维护它支持墨西哥总统提出的和平建议并帮助通过和平与谈判的途径来解决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问题的决定，态度同我们过去明确拒绝、而且今后仍将明确拒绝对我们进行威胁、讹诈、强加任何条件或发出最后通牒的任何企图一样坚决。正如卡斯特罗主席在致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面对任何侵略的行动，我们知道如何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主权和我们的原则，直到牺牲我们最后一个男女革命人民，流尽我们最后一滴血。”

主席：下一个发言的是墨西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主席夫人，首先，我想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安理会的讨论将因此从你所特具的聪明才智和献身精神中得到好处。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你在加快讨论这一微妙问题时表现出了公正的态度。你无疑是遵循你的国家的民主传统的。

墨西哥再次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是符合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作为深受社会动乱之害而极需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其冲突和确保其独立这样一个地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承担的责任的。

安理会已开会听取了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的讲话，并研究了有可能对中美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那些事实和情况。

昨天我们听到介绍自从桑地诺革命胜利以来尼加拉瓜遭到种种侮辱和威胁的情况，这种侮辱和威胁已经发展到了使尼加拉瓜人民处于全国紧急状态的程度。我们还听取了一位主要政治领导人所作的深思熟虑的分析，他谋求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假如他的国家自由决定它自己命运的权利能得到尊重的话。我再次——通过德斯科托部长——向奥尔特加司令以及向年轻的尼加拉瓜革命者表示，不管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墨西哥人民和政府将全心全意予以声援。

我国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当前的局势十分关注，这不仅因为这些国家是我们的邻国，而且还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兄弟的人民，他们同我们一样，在整个一段历史上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而遭到种种不幸，在这段历史中，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时遭到了侵犯。

世界上很少有几个地区如此经常不断地发生外国以各种形式进行的干预和干涉，也许再没有哪个地区如此持久地处于别人的主宰之下，以及在国内如此顽固地实行之永远摆脱不了落后和依附状态的压迫制度。

现在不是翻阅拉丁美洲人民受侵略的痛苦记录的时候；而是应该明确重申国际共处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是：各国人民拥有自决的权利、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我们必须确保这些原则到处都能得到尊重，特别是在同超级大国相邻的地区，因为这些国家最容易受到侵犯。

我们现在还应该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和我们的政治意志来谋求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因为危机要是恶化的话，就会给有关各国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并将严重影响到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争取独立而作出的努力，危及本来就不稳固的世界政治均势。正如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所要求的那样：让我们大家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好好加以利用。

中美洲的问题已经成了全人类的一个良心问题。

这个问题在世界各洲所引起的异乎寻常的关注就是个明显的信号，表明这些问题何等严重，而且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大多数公众舆论——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承认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真实性，而且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会被逼入困境，希望他们的权利不会受到武力政策的践踏，而武力政策是不会有出路。

今天，我们这个地区的特征是要为改变好几个世纪以来的贫穷和剥削状况而斗争。正象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为争取政治独立而展开的斗争并不是大国之间利益冲突的副产品一样，也不能把我们当今的社会革命纳入东、西方争夺的范畴。

得到外界支持的证据不管有多少，都不能够抹煞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各国人民是使用他们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来进行革命的，而且始终如此。但是，决定一场革命性质的并不是这种手段，而且也决不能用它们来为外国的干涉进行辩解。墨西哥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有它自己的革命经历。它为争取解放而作的每一个努力都遭到过别人的反对和诽谤，因此，它十分尊重并且要求别人也尊重各国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作出的努力。

对国际法规定的严格尊重——我国始终如一地保持了这一点——就证明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真诚的。我们已经明确表示反对任何侵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不管什么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坚决维护各国人民实行自决的权利和由此而带来的必然结果，那就是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出现政治的多元化。我们努力使南、北方之间的关系走上一条国际经济合作的道路，而且努力使这种关系不受意识形态集团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影响的损害。我们积极促使拉丁美洲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范围内实现非核武器化，以使我们的国家不致成为外国利益的工具。总之，我们反对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全球战略利益桌上的筹码。

墨西哥根据这一传统，再加上它同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极为友好的关系，已为解决中美洲的危机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将会捍卫各方的权利。我们是以一种十分公开的方式提出这些

办法的，同时也设法避免任何一方掀起舌战——因为这本身就有碍于取得谅解。

我国政府曾一再宣布，如果美国再次对中美洲进行干涉，那将是巨大的历史错误，那将使我们回到过去本大陆关系的痛苦年代。我们建议采取防止发生冲突的现实的谈判办法，而发生冲突就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今年2月21日，墨西哥总统在马那瓜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缓和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的措施。这就需要有关各方之间进行系统的对话，需要各方都真心诚意地在不放弃基本原则和合法利益的情况下相互作出让步。

从各方面的证据来看，我们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古巴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取得很大的改善。古巴革命是一个不可扭转的历史事实。把古巴排除出地区决策讲坛之外是错误的，把战略设想建立在孤立那个国家和谈论别人侵略的基础上只会导致因输入冷战而毒化这个大陆的政治气氛。

这个地区最折磨人的问题无疑是萨尔瓦多问题。我们对那个主权国家是十分尊重的，我们曾一再表示我们对那里发生的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所达到的严重程度表示关切。国际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表示支持通过谈判来使萨尔瓦多的冲突得到政治解决，以制止荒唐的杀人行为和那个国家免遭表面胜利或不能容忍的外国干涉的危险。

至于尼加拉瓜，我们已经说过，美国政府应该排除对那个国家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而且墨西哥总统也这样说过——任何这样的计划都是危险的、不足取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凭着墨西哥同它的北方邻国之间亲密的友好关系，我国总统已经直接而有礼貌地要求里根总统不要以这种方针采取任何行动。幸好，美国总统已经作出保证，他不打算在中美洲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墨西哥政府还说过，它认为，如果一方面在尼加拉瓜和美国之间、另一方面在尼加拉瓜和它的邻国之间能签署一整套互不侵犯条约，那既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我们相信，如果签署这样一些协议，将会大大有助于该地区的和平，并将消除由于威胁而引起的不安以及由于毫无结果的扩充军备而造成的浪费。

墨西哥外长前不久连续地同美国国务卿、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和一些部长们以及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的成员们举行了紧张的会谈，以加速就到现在为止还使他们各自的国家发生分歧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对话和取得谅解。

这些会谈的结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我国政府现在能够这样说，与冲突有关各方之间达成一系列协议的合乎逻辑的客观基础是存在的。我们希望不久将开始就中美洲的局势进行实质性的会谈。

根据我国的建议，美国和尼加拉瓜已经同意今年4月在墨西哥城举行高级政治会谈，以讨论使它们之间产生分歧的一些主要问题。毫无疑问，为了使这些会谈能取得我们大家所希望的成果，必须停止威胁和互相指责——不幸的是，这种威胁和互相指责最近几周有所增加。

我们要求我们的两个朋友——美国和尼加拉瓜——无论在言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同意有效地实行停战，以便能为取得谅解创造一个适宜的气氛。目前正在走两条平行的道路；一条是对抗的道路，另一条是谈判的道路。墨西哥要求走第二条路，美国和尼加拉瓜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他们表示也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我们不能继续走两条不同的道路。对抗和谈判是互相对立的。让我们为双方提供一个取得谅解的机会吧。

安理会面前有一个严重和复杂的问题，无论怎样估计，这个问题都有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根据宪章，安理会的职责是要使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灾难得到避免。如果安理会在这个地区的首要职责受到怀疑，那就会冒这样的风险：今后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类似冲突时，它的管辖权也会受到怀疑。

安理会对任何有可能导致国际磨擦的争端或局势的调查拥有无可争辩的管辖权。同样，每个会员国也绝对有权把任何这类性质的问题提交安理会。

参加某一区域性机构或协议的会员国在把这些问题提交给安理会之前没有义务在这些区域性机构或协议的范围内处理这些问题。决定到底是否求助于一个居先的权力机构是国家的主权问题——就象谋求争端各方之间直接解决或是利用宪章规定的任何和平程序来解决是主权问题一样。

我们要求本届安理会利用它所认为最适宜的手段造成一种对话的气氛，从而有助于通过谈判来解决中美洲的冲突。安理会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它的基本职责。相反，它必须既慎重而又适时地运用它的一切权威和预防性权力，以避免在仍然有时间防止出现不可挽回的局面的时候出现对立的两极化。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对我的祝贺。

辛克莱先生(圭亚那)：主席夫人，我国代表团欢迎你本月担任这个机构的主席。你担任这一高级职务——除了你的众所周知的卓越才华外——你的有条不紊的、有效的工作方法以及你对外交艺术的运用自如，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将确保安理会在你的领导下有效地和成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还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向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帕森斯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他在任职期间十分能干地、顺利地和有效地指导了安理会的事务。

圭亚那一直深感忧虑地注视着近几个月来中美洲政治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对我们这个地区其他一些地方的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谁都不能否认，这些会议是在中美洲的气氛充满火药味的背景下举行的——这种气氛的特点就是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而且相互不信任和相互猜疑。不幸的是，这种紧张局势由于外界为追求同这个地区人民的利益相违背的利益而进行的干预而进一步恶化了。并不使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关系现在已经恶化成不时发生武装袭击而且造成生命的损失。圭亚那感到十分不安的是，由于现在在中美洲普遍存在着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局部的冲突可能扩大成为全面的武装对抗，不仅对中美洲、而且对整个拉美地区都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根据尼加拉瓜政府的要求，安理会现在——根据宪章行使其权力——召集会议研究中美洲正在恶化的局势以及这种局势对中美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对尼加拉瓜自己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对总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这样做是适宜和及时的。我们认为，支持这一要求是我们经过再三考虑后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认为，我们支持这一要求和参加这一辩论是有助于拉丁美洲的和平事业的。

空气中充满干涉和好战的刺耳的声音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现在该听到温和、平静、理智的对话与和平的声音了。中美洲必须走另一条道路——而且也确实有这样一条路可走。我国代表团认为，尼加拉瓜政府提出的要求是代表千百万中美洲人民提出的要求，对中美洲人民来说，和平与稳定不一定要以流血和毁灭的代价来取得。

中美洲无疑正在经历一个内部变革的过程，外界想要对这场变革的性质、方向或规模指手划脚或施加影响或加以破坏的任何企图都是在剥夺中美洲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这一变革的过程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些因素是这个地区各国人民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中美洲人民是在谁都不能为他们妄加解释的推动力的推动下采取行动的。因为正是中美洲人民、而且也只有中美洲人民才体验过这种力量。中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是为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和争取更充分地参与政治活动而展开的斗争。中美洲人民为捍卫他们自己的事业和他们自己的利益过去流的血已经够多的了；他们现在不想为了任何外国的战略优势而再流血了。圭亚那认为，他们的斗争并不是为了证明哪种意识形态世界观优越、哪种意识形态世界观不优越。他们的斗争也并不是为了在这个地区传播革命。因此，我们认为，歪曲和误解在中美洲促使国家内部进行变革的推动力量以及试图把这种力量说成显然不是那么回事，是毫无助益的和危险的错误。

中美洲的问题不能采取军事办法来解决，在外界鼓励采取这种解决办法的时候就更其如此。提供军事物资、鼓动暴力对抗、扬言要进行干涉以及发出颠覆威胁等只会导致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和更加不稳定，并且使冲突的舞台不断扩大，不可能从外界把任何解决办法强加给中美洲。对这个地区存在的问题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能由这个地区本身提出，而且要符合人民自己所确定的利益和需要。这些解决办法必须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以及这个地区各国的政治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不应该违背而且必须严格尊重国际法的原则。这是使国与国之间关系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唯一保证。国际社会很久以前就宣布以进

行干预作为国家行为的一种手段是非法的。不久前，即1970年，联大通过了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此宣言以宪章为出发点庄严地宣布了这样一项原则：各国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中应该避免对任何一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或者采取任何其他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做法。

这一关于友好关系的宣言还宣布了这一原则：各国应该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国际争端，以便不致危及国际的和平、安全和正义。

最近在1981年12月，联大通过了不容许干涉各国内政的宣言，此宣言以十分明确的语言宣布了互不干涉的原则中所包含的一些职责。这些职责包括：

“各个国家在其国际关系上有义务不以任何形式威胁或使用武力以侵犯另一国家已经获得国际公认的现有国界，破坏其他国家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秩序，推翻或改变另一国家的政治制度或其政府，在各国之间制造紧张局势，或剥夺他国人民的民族特性和文化遗产；

“各国义务避免对另一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武装干涉、颠覆、军事占领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公开或隐蔽的干涉和干预或对另一国的内政采取任何军事、政治或经济的干预行动，包括涉及使用武力的报复行动；

“各国家有义务避免以任何形式或任何借口采取任何动摇或破坏另一国家的稳定或其任何制度的行动或企图。”〔大会第36/103号决议，附件，第二部分，(a)、(c)和(e)段〕。

这一宣言得到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全力支持，因为它所提出的原则就是过去历史上一直作为不结盟运动基石的那些原则。我们认为，必须以十分明确的形式宣布这些原则，以此作为保护那些老是成为侵略和干涉的受害者的小国的又一个手段。

发表这些崇高的文件并不是为了存入联合国和各国首都政府部门的档案库；要把这些文件看成是体现了根据建立在我们宪章所设想的法治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体制对各国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的唯一价值就在于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中美洲最

近的经验教训就是：背离这些原则就危及和平与稳定，并给人类带来不必要的苦难。

我国代表团希望表示它对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支持他们为巩固和捍卫他们的革命、为加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以及以他们自己在行使他们的主权中将决定采取的方式组织他们的内部事务所作的努力。

圭亚那对中美洲的另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萨尔瓦多。圭亚那政府深感遗憾的是，萨尔瓦多的变革竟然要在生命、痛苦和物质损失方面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正是出于这种日益增加的关注，我在这里重申圭亚那政府支持1981年8月28日法国和墨西哥就萨尔瓦多问题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表明立场。显然，在萨尔瓦多人民中间有着广泛的政治觉醒，就象——比如说——在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联盟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刚刚提到的联合宣言承认那个联盟是必须在谋求解决萨尔瓦多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支政治力量。圭亚那认为，解决萨尔瓦多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必须由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提出来，而外界不得施加任何形式的压力、也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

中美洲从未象现在这样急需进行对话和谈判，时机也从未象现在这样适宜。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阁下前不久在马那瓜公布的和平计划。我们认为，这一计划为通过谈判解决中美洲各国相互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国家同美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牢固的、切实可行的基础——这种解决办法将尊重有关国家的独立，同时还考虑到它们的需要和它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一计划将提供一种办法和基础，借以使好战态势一劳永逸地让位于建设性的对话，以便在中美洲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和平、稳定、和谐一致的关系的体制。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表示愿意在互相尊重和无条件承认尼加拉瓜的自决权利的基础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的气氛，表示愿意立即开始同美国政府进行直接和坦率的会谈——即使是在双方同意的第三国进行也行——以便通过这样的谈判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

我们还注意到他表示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爱国者们也愿意立即开始进行谈判而且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古巴革命政府也愿意立即开始同美国进行谈判。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美国昨天就在这个会议室作出了承诺，表示准备进行对话和谈判，保证它无意侵略任何一个国家。我们还注意到美国政府对墨西哥提出的关于中美洲的和平倡议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中美洲目前的局势引起国际上如此广泛的关注，因此本届安理会在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的时候处理这—问题是适宜的。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就尼加拉瓜提出的抱怨所进行的讨论将有助于促进在墨西哥和平计划的范围内已经开始的、或者似乎已开始的对话的进程。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一进程并希望给以一切鼓励。但是，开始对话并不就是找到了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将要求，在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无论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要采取克制的态度，以便不致影响到实现对话的目的。与此同时，我国代表团认为本届安理会重申各国之间建立和平与友好关系的有关原则是适宜的。只有根据这些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才能找到一项对中美洲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主席：我感谢圭亚那代表对我的祝贺。

下一个发言的是越南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阮玉蓉夫人（越南）：主席夫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真诚地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使越南有机会参加这次辩论，虽然我国并不是安理会理事国。

越南同全人类一起对中美洲目前普遍存在的极度紧张的局势深感不安，包括尼加拉瓜在内的中美洲的一些年轻国家眼下正面临着军事入侵的危险；这严重危及到整个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我同上述几位发言者一样认为，这一局势是美国的政策造成的，美国故意无视几个世纪以来封建主义和不发达使这个地区各国人民不得不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所进行深远的变革。尼加拉瓜人民同萨尔瓦

多、格林纳达和古巴人民一样，同他们的亚洲和非洲兄弟一样，不能容忍长期来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的贫穷、压迫和耻辱，因此，他们必须为改变他们国内外的社会结构而展开斗争——不管它们是殖民主义形式的、还是新殖民主义形式的结构。

尼加拉瓜人民在革命胜利后以它自己所选择的方式全力投入民族复兴的工作。我们感到十分遗憾的是，这场革命和随之而进行的一些变革不为某些人所理解——只要有人类的历史就会有这种变革，对这种变革是制止不了的，就象制止不了一名怀孕的妇女要生小孩一样。一些时候以来，全世界一直目睹美国在各个方面对尼加拉瓜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对古巴和格林纳达——采取了接二连三的敌对行动，其借口是尼加拉瓜帮助法拉本多·马蒂阵线的力量同萨尔瓦多的独裁政权展开斗争。

我不想再次列举美国飞机和驱逐舰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附近进行大规模间谍活动以及对这些小国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大规模造谣宣传的一系列事例。从东方到西方的所有宣传工具对此已有大量报道。我只想强调指出的是：这一讹诈、战争和恐吓政策吓唬不了英雄的尼加拉瓜人民和萨尔瓦多的战士。而且，这一政策不仅在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中间，而且也在美国人民中间掀起了强大的抗议浪潮。在美国的许多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打着“不要再出现越战”的横幅标语。黩武主义和口出狂言已不合我们时代的潮流，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民已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在外交部发言人发表的声明中已经表明，它认为，美国政府采取这种好战的干涉主义政策、即恐吓和侵略的政策是完全违背美国人民的利益的，也是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日益高涨的抗议浪潮背道而驰的。

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特别是对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古巴和格林纳达进行的这一直接破坏这些国家的独立、主权、安全与和平的干涉政策，构成了不顾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明显实例。这些政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消灭尼加拉瓜革命和该地区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严厉谴责里根政府造成了如此严重后果的这一阴谋和冒险行为。我们坚决支持尼加拉瓜以及格林纳达和古巴人民和政府的国防和建设事业。我们深信，萨尔瓦多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自决的正义斗争必胜。

我们坚信，不管在哲学方面、宗教信仰方面和政治方面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分歧，世界各国人民都赞成谈判解决争端。因此，我国政府对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先生阁下采取主动行动，提出三点和平计划感到非常高兴。他是1982年2月21日在马那瓜宣布这一计划的。我国政府支持旨在维护尼加拉瓜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国家独立、自由以及自决权利的一切措施。

我国代表团认为，缓和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目前紧张局势的唯一办法是里根政府承担义务，结束它的干涉和侵略政策，尊重该地区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人们希望丹尼尔·奥尔特加司令提出的尼加拉瓜政府的五点建议能得到积极响应。

我国代表团呼吁本届安理会在它的职权范围内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帮助通过双方进行有成果的谈判来解决目前的紧张局势，以有利于该地区 and 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主席：我现在以美国代表的身分发言，行使答辩权。

我想首先向今天发言支持民族自决、国家独立、严格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国事务等原则的各联合国会员国致谢。对我国来说这些原则是非常宝贵的，而且美国在其对外事务中是尽最大努力认真地和始终如一地尊重这些原则的。

我还想表示，美国真诚地赞成圭亚那代表和今天发言的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所列举的国际法原则，特别是有关在国家事务中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部分。美国是严格遵守在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的，而且还遵循恪守联合国宪章有关使用武力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

我还要表示，美国支持中美洲渴望变革、渴望民主与发展的各国人民。

我今天不能不指出，政治现实与政治言论的某些

方面之间存在一些相当奇怪的脱节现象。作为我国的代表和一位政治事务观察家，我感到听取越南政府代表以这种尊重国家独立的原则的信念发言是很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我相信，联合国会员国都会同意：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尊重国家独立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其他国家，也应适用于柬埔寨。

昨天，我发现听安哥拉代表颂扬尊重国家独立的原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正是安哥拉的国家独立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占领着那块领土的 30,000 名，25,000 名，20,000 名——反正是几万名——外国军队的随意摆布，而这是得到那个正在乞灵于国家独立原则的政府的同意的。

我想，我认为听古巴政府代表就本半球的和平事务和尊重国家独立和不干涉原则问题发表评论特别有意思。古巴这个国家非常古怪，正如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所知道的，它今天仅在非洲就有驻军约 40,000 人。这些军队在那里控制着两个国家，为苏联做着廓尔喀雇佣军在十九世纪为英国所做的事情。

在中美洲，古巴正试图输出侵略，颠覆一些现政府，并最为顽固地和大规模地干涉该地区不止一个国家的内政。光是在尼加拉瓜驻扎的古巴安全人员和军事人员就有 1,800 至 2,000 人。

换句话说，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恩德斯昨天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所指出的那样，“古巴是所谓的经济上的侏儒外交政策上的巨人，古巴人民不得不牺牲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以便得到外交优势。”这些优势主要是用苏联每年提供的大约 3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买来的，当然还有多得多的军事援助。

然而，我的国家欢迎古巴政府采取更加关心经济发展及人民福利的任何行动。

最后，就语言的使用与政治现实发表点看法。我感到，安理会理事国也许会对最近有关尼加拉瓜桑地诺和桑地诺主义的一篇文章感兴趣，因为我们正在这里讨论尼加拉瓜执政委员会协调员的信。正如安理会理事国也许知道的那样，一位很有声望的作家、基督教青年会红衣主教巴勃罗·华金·查莫罗在索摩查政权的最后的几天里被暗杀了。他的死无疑促使尼加拉瓜发生了反索摩查政权的暴动，并获得成功，最后导

致成立了尼加拉瓜现在的执政委员会。巴勃罗·华金·查莫罗是一位非常受尊敬的作家，革命领导人时常引用他的名字，但是，不如对桑地诺的名字引用的那么经常。当然，查莫罗那时是《新闻报》的主编和发行人。《新闻报》是尼加拉瓜最后的一家独立报纸——要是今天还存在，是否让它出版，就不得而知。查莫罗写道：

“桑地诺应该得到赞扬，完全是因为他同那些听命于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人形成了对照。桑地诺抗击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可他并没有象卡斯特罗在古巴所做的那样，把俄国的哥萨克人带到尼加拉瓜。在共产党人非德尔·卡斯特罗和桑地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卡斯特罗在他为国家独立而进行的虚假战斗中，用的尽是俄国的火箭、军人、飞机，甚至还有罐头食品；而桑地诺是用自制炸弹保卫他的国土的主权的，他没有接受另一大国的保护。因此，桑地诺是伟大的：因为他没有象卡斯特罗投靠共产党，而是在印西语地区范围内进行战斗。

“在桑地诺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攻击和诽谤过他的共产党人现在自然要设法利用他，因为他们没有克制自己的任何道义顾忌。桑地诺纯粹是我们本地的产物，同从俄国或中国进口来的产品大不相同，因此，我们必须赞扬和永远纪念他。他的业绩的价值是一种尼加拉瓜的价值，不是俄国的价值；他的民族主义是土生土长的，而不是俄国的。

“桑地诺是我们国家尊严的纪念碑，我们决不允许他从未与之交往的共产党人玷污他的形象，以便利用他的威望并有朝一日以他们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为借口，成功地把我们的土地交给俄国，就象卡斯特罗在古巴所作的那样。”

最后，我想简单地提一下，今天人们对中美洲的变革谈得很多，希望中美洲人民实行变革的呼声也不少。美国政府非常希望中美洲发生变革。我们希望这种变革尽可能是和平的，使中美洲人民为变革付出的代价尽可能小。我们认为，就本周末萨尔瓦多就将成为一个和平变革的样板。那里将出现有着新闻自

由、有着党派之间的竞争的自由选举。自由选举的风险是很大的，每个官员都是了解这一点的，当一国政府冒着风险举行自由选举的时候，它就要冒被击败的风险。只有一个非常勇敢的、更致力于维护自由和民主，而不单单是为了保持权力的政府才能冒这样的风险。我国政府祝贺萨尔瓦多政府愿意为了自由而使它的权力甘冒风险。

我现在继续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务。

古巴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亚·库里先生：我要求再次发言行使答辩权当然不是要进行论战。我在上一次发言中说过，我们来安理会完全是为了谋求通过安理会理事国的行动来防止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生新的干涉行动，防止对我们地区的国家使用武力。

实际上，我希望澄清安理会主席以美国政府代表的身分所表达的一些概念。

首先，在我看来，美国代表今天使用一种新的——至少在我看来是新的——形式的、众所周知的奥威尔式的“欺人之谈”，因为她说，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正是不使用武力、尊重各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的事务。我再说一遍，是不使用武力。也许我患有历史近视症，或者是盲目症，但是，我似乎没有忘记，入侵越南或者老挝，或者入侵柬埔寨的，不是古巴共和国；当然不是墨西哥共和国夺取了美国40%的国土；从上个世纪中期直到最近1965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干涉的显然不是拉丁美洲小国，引用了美洲互助条约虽然看起来也许是奇怪的，但在引用以前，美国的42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已在多米尼加登陆，接着又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调来了大约500名士兵，以便使这种事态合法化。但是，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政府的代表在安理会声明，联合国宪章包含的那些原则是她的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但愿如此，但愿至少将来能如此。

美国代表说，古巴是一个古怪的国家。我真没想到这话竟出自一个生活在离那个古怪的国家只有90英里的地方的人之口。而且，有许多年，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对我们来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古怪的国家，我们非常了解美国。在我们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进行战争的最后阶段，它阻碍我们获得独立，它对我国的军事占领达四年之久。的确，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同往常一样，有许多关于关心选举的谈论，而且现在提到了萨尔瓦多的选举。我后面还要提到这个问题。

然而，在对西班牙的战争期间以及后来的四年里，美国的军事干涉者们从未关心要在古巴举行选举。当在古巴举行选举的时候，那是为了要选举一位总统来接受普拉特修正案；换句话说，是选举一位总统来接受一个剥夺民权的古巴共和国，来接受一项使美国政府能够什么时候认为它的利益受到影响，什么时候就进行干涉的修正案。这就是美国政府干的事。

据说，我们在非洲占领两个国家，驻军40,000人，这个数字是我在我自己的国家从未听说过的。安理会主席竟然在安理会使用这样的语言提及一项由联合国的两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会员国商定的驻军情况，确实使我感到别出心裁，尽管她是以美国代表的身分使用这样的语言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攻击性语言。我认为，用污辱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办法，美国政府是不可能同非洲国家改善关系的。

我国政府应安哥拉政府的请求，的确在安哥拉驻有有限的军事力量，目的是为了防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安哥拉在名叫霍尔顿·罗伯特的人的领导下的所谓民族解放阵线妨碍安哥拉的独立。全世界都知道，那个名叫霍尔顿·罗伯特的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

但是，入侵安哥拉的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据美国总统说，该政权是美国的盟友。此外，大家都知道，那次入侵是美国政府策划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安哥拉掌握政权、巩固政权。

我希望非常清楚地说明，驻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古巴军队是根据两个主权国家达成的协议派去的，任务是帮助捍卫这两个国家的独立，这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的，而且，只要古巴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决定他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他们就将继续留在那里。

当然，这对古巴来说意味着牺牲，不过是所有真正的古巴人所乐意作出的牺牲。

据说，我们在干涉本半球一些国家的事务。这种说法要拿出证据。到目前为止尚无任何实际证据表明这是实情。

据说，我们在尼加拉瓜驻有 1,800 至 2,000 名安全和军事人员。事实上，我认为，这些数字是被人用氮气吹起来的。不错，我们在尼加拉瓜驻有 3,000 名技术人员。我们可以提供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姓名、在古巴的住址以及他们的职业：医生、教师和建筑人员；当然，应尼加拉瓜政府的请求，我们还往那里派了人数很有限的军事顾问。但是，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应该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在当今的世界上已成了惯例。这不是什么犯罪，这是根据独立的主权政府之间的协议进行的。

据援引，一位我记不起他的姓名的先生——我没能记下他的名字——在美国国会说过，古巴是经济上的侏儒、政治上的巨人。我说，称古巴是政治巨人是夸张，当然说古巴是经济上的侏儒也是夸张。我们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过，如果美国代表有兴趣什么时候阅读一下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发表的数字，看了这些数字，她就会发现，我国的平均寿命比差不多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高，当然在拉丁美洲是最高的；我们的每一千名婴儿死亡率之低可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的蛋白质消费水平可与最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全部免费，各级的公立学校也是免费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贫穷而不发达的国家，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平比所谓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高，而这一切是我们在面对世界上那个最主要的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取得的，那个资本主义国家甚至阻挠我们购买它的药物和食品，更不用说是买它的资本货物和设备了。这些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同时也是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取得的。这是兄弟般的援助，对此我们是感激的。我们根据对我国极为有利的条件进行着经济和商业交流。

所以我们是一个不发达的穷国。但是，因此就称我们是经济上的侏儒我认为是带有轻蔑的意思，是想使我们不快，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快的。

然而，真正不可思议的是，对古巴在两个非洲国家驻有数千名古巴士兵和在尼加拉瓜驻有少数人的顾问一事之关切是出自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之口。这个国家在国外有 360 多个军事基地，其中的一个是在古巴国土上，即关塔那摩基地，这是违背古巴政府和人民的明确愿望的，而且，由于美国政府不是古巴的一个朋友，要我们的人民不得不容忍一个世界大国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拥有这个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确实是荒谬的。

最后，我想指出，被派去保卫两个非洲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的几千名古巴士兵，当然对任何人都算不上是威胁。

鉴于美国接连几届政府的所作所为，对于人们在世界各地，从亚洲到非洲、在各个半球以及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看到的几十万美国士兵，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至于萨尔瓦多即将开始的选举，我只想简单谈一下。在我看来，如果认为在一个受到一场严重内战震撼的国家，在一个人权不受尊重的国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本身最近讨论了这个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表示国际社会对那个国家的人权受到侵犯深感关切。），能有行动自由、集会自由，也就是说，可能存在举行有一切政党参加的选举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那未免太乐观了。当然，革命者是被排除在选举之外的，因为他们不相信这种选举的可行性，但是，他们说他们愿意同萨尔瓦多军人政权一道寻求谈判解决问题，并表示赞同墨西哥总统寻求和平解决的建议。

因此，萨尔瓦多的选举在我看来似乎只是名义上的选举。即使有选举结果，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看来也是非常可疑的。

我想说的就这么多，目的不是要进行论战而只是补充说明情况。

主席：今天上午的发言到此为止。因此，我宣布休会。我打算继续同安理会理事国就安理会今后有关该项目的讨论保持密切的联系。

遵照今天早些时候安理会磋商过程中达成的谅解，十分钟后安理会将继续开会，讨论《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局势》这一项目。

下午 6 时散会。